

海南冬夜，如我故乡东北刚刚春翻的大地，泼了水墨般，湿湿地黑着。我被城乡碳烧咖啡煮沸的心海，波动的却仍是中原大地徐州潘安湖的波涛。烽火硝烟、沧桑多舛、依黄河生息五千多年的徐州，多少文武大名在此留入改朝换代的战乱史：黄帝战蚩尤、刘邦征项羽、曹操斗吕布、李世民驱徐元朗、蒋介石逐冯玉祥，等等，孤陋寡闻的我，却几未听闻有关徐州青山绿水诗情画意的传说。今冬有闲作回候鸟，南飞途中本想领略一番江南柔情，阴差阳错却只得去江北的徐州两日，这原本是无奈的，却意外结识了一见难忘的潘安湖。此时，我心里眼里，竟只有潘安湖水在荡漾。潘安湖，何以只驻足两日便让我改变了对徐州的想象？

从前不知潘安湖，但潘安的大名是略知一二的。许多人知道，中国晋代，有位与大文豪宋玉齐名的诗人潘安。至今，读书人赞颂貌美才子时，往往仍袭用“貌比宋玉潘安”。古人还把潘安与大名鼎鼎的陆机并比，曰“潘才如江，陆才如海”。王勃的《滕王阁序》就有句“请洒潘江，各倾陆海”，更把“潘江”“陆海”指为诗文大作的代名词，可见潘安之名在中国文化中的美意了。潘安的诗赋，尤其《悼亡诗》《家风诗》《西征赋》，在古代文学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地位。《世说新语》中，文史家孙兴公有不巧评价：“潘文灿若披锦”。此后的唐宋诗仙、诗圣、词杰、词雄们，多有佳句赞美潘安：“白玉谁家郎，回车渡花过。看花东陌上，惊动洛阳人。”（李白《洛阳陌》）“恐是潘安县，堪留卫玠车。深知好颜色，莫作委泥沙。”（杜甫《花底》）“多于贾谊长沙苦，小校潘安白发生。”（白居易）“潘令在河阳，无人死芳色。”（李贺）“河阳看过往，曾不闻潘安。”（李商隐）“潘郎白璧为谁连。无可奈何新白发。”（苏轼）“潘安一篇秋兴，李成八幅寒林。”（陆游）“潘郎何用悲秋色，只此伤春发已华。”（王安石）等等。颇受赞誉且辞世千年有余的潘安，忽因潘安湖之名再度鹊起，俨如徐州立起一座另类新碑，铭记的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时代人生观诞生，我怎能忘怀？

因潘安湖，还新生了一座潘安小镇。湖边镇口，矗立的“潘安湖主岛码头”汉白玉牌坊刻有一副对联：“风皱湖心月，船驶水行云。”穿过对联，迎面便是写意“潘郎车欲满，无奈掷花何”典故的一组活脱脱雕塑。我就下榻距雕塑不远的神农庄园香包客栈，客栈又紧连潘安湖畔的神农广场。气势宏大的广场中央，顶天立地地令我不得不高高仰望的神农氏塑像。伟岸的神农氏把广场两侧诸神农及潘安湖诸岛、诸桥、诸船联合起来一同检阅似的，惹得湖畔不冷不热不软不硬的风，以及起伏绵延的芦花，也执意想拉上面对掷花少女而抖擞缰车的潘安，一同来接受伟大神农农氏的检阅。

此情此景，使我一见潘安湖便生出好感，但那好感与我以往游历过的云南翠湖、湖南洞庭湖、江西鄱阳湖、浙江西子湖、江苏玄武湖、山东大明湖、青海青海湖、西藏纳木错湖、东北兴凯湖、镜泊湖、松花湖、桓龙湖等诸名湖，所感大不同。玄武湖，让我感受到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豪迈之气；大名湖，让我联想过百泉涌汇滔滔黄河的百转之姿；西湖，让我分享过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万千思绪；洞庭湖，让我领略过烟波浩渺八百里，洞庭波涌连天雪的无尽豪情；漫天飞鸥的翠湖，让我洗涤过满身挥之不去的战火硝烟味儿……所以开初对潘安湖一见的好感之外，也曾生有一丝遗憾：最惹少女掷花的潘安，和以他命名的美湖，与徐州有些异类哦！若不是临别那晚我忽然悟得，潘安湖，乃执政者以人民名义所至的一次失误，与仍以人民名义悟出的一个新思想，二者相结合而孕育的一座人为之湖——人性之湖——人民之湖，也许那些遗憾会至今仍在。

先说因潘安而名的湖貌吧。潘安湖水域，不大不小万余顷，不深不浅八米许，水量可根据需要随时与京杭大运河沟通疏引；水质优良，可养殖大量优质鱼鳖虾蟹。用美不胜收形容整个潘安湖湿地公园，绝不夸张。一片大湖，南北两区，主岛之外，另有大小岛屿



难忘潘安湖

□刘兆林

十几座，岛与岛之间共有大小36座桥相连，南区12桥，北区24桥，岛岛有活水相通，水水有石桥相连。诸如鸟岛、蝴蝶岛、柳岛、琵琶岛、顾心岛、醉花岛、哈尼岛、古村岛、天堂岛、阳光岛、翡翠岛、世外桃源岛、冒险岛、无名岛等等，其中以吸引了60多种鸟类栖息繁衍的鸟岛最为迷人，天鹅、大雁、孔雀、鸳鸯等等，整个湖区的鸟儿，因季节差异，难以计数。去多鸟的潘安湖看桥，会让天南地北遇事好不通的男男女女，心生桥连八方水通四海的豁达之情。光主岛上的南悦桥、七贤桥、连璧桥、溪缘桥、思晋桥、回眸桥、二十四友桥等等，每桥一个寓意美好的典故，足可让各色游人乐而忘忧，思之生慧。可以说，潘安湖既是水和桥的天下，也是岛和鸟的天下。水是活水，深浅不等，颜色有异，阳光下，风起时，波光粼粼如淡淡红、蓝、金、银、铁五色浅浅鱼皮，观之赏心悦目。桥以拱形石桥为主，单孔多桥不一，长短高低便也不一，其他还有独木短桥、平板长桥、圆木双桥、多孔及独孔石桥，桥名皆有典故与传说，且都和潘安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孝、爱、善、美品性及经历相关。

有一处融鸟、桥、水、树及缕缕奇妙阳光于一岛的景观，令我尤其难忘。那是在赤杉岛上森林的长长木桥上。我们乘船上岛，在清晨阳光沐浴下，钻进偌大一片水中赤杉林。赤杉原本生于美国，喜水上沼泽地生长。高高直直的无数赤杉，密密林立于水上，想想便觉奇特。以前我只在贵州黄果树瀑布一带喀斯特地貌区，见过一片水上树林，那林不仅生于水中，且长在硬石上，让我震撼不已。但毕竟是中国的树种原生于中国的水石上，而原生于美国的赤杉万里迢迢奔在常以水为患的黄河畔生根，并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珍禽益鸟，同在陌生的异国他乡活得如此快活，这太让我惊叹，不想想到婁子使楚时反问楚王那句话：“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也？”由此感叹，黄河与京杭大运河润泽的泥土好生了得。此时正值满岛赤杉红红叶黄，比肩列阵成文武之妻兼具的仪仗队，欢迎我们通过一会儿笔直一会儿蜿蜒的水上木桥，来检阅它们。阳光透过赤杉从射入无数斑驳光线，行走其间，既像我们在认真检阅赤杉，又像阳光在认真检阅我们。各种鸟儿不时共鸣几声，像是斯斯文文的小乐队及时为相互的检阅伴奏一下，那奇妙感觉非人间所有。眼前忽现一红网伴奏一打，那奇妙感觉非人间所有。眼前忽现一红网伴奏一打，那奇妙感觉非人间所有。眼前忽现一红网伴奏一打，那奇妙感觉非人间所有。

后来，让我连胃和心一同兴奋不已的，是告别潘安湖前夜那次酒宴。东道主以身作则，热情劝我喝下三碗潘湖鱼汤，三杯潘安白酒，我用第四碗鱼汤和第四杯白酒回敬过主人之后。湖区一位基层老领导说他亲手在潘安湖捕过一条百多斤重的大鱼，鳞都没动一片就放生了，为的是让潘安湖优良品种多多繁殖，满足徐州居民与外来游人幸福。当时，一是没想到潘安湖水竟有8米多深，二是没想到会有百斤大鱼，三是没想到潘安湖鱼会这般鲜嫩爽口。再一一尝过潘安湖小龙虾和大闸蟹，嘴里的话和胃中鱼越发有了滋味。当我在浓浓酒兴和美美鱼鲜鼓舞下，问到潘安湖往昔时，酒过三巡早已退休的老村领导，滔滔不绝说

了许多肺腑之言。从前哪有潘安湖？这一带是一大片矿区。为了发展工业，上下齐心，不惜一切开采地下煤，把个绿水青山的肥沃沃土生生挖空了。大片挖，大片塌。小片挖，小片塌。条挖塌成沟，圆挖塌成坑。天长日久，大片良田塌成起起伏伏的沉陷区。周边矿宅区和村村落落远远近近，多是一汪一片的污泥浊水，有的进了屋，有的没了膝。为挖出座座金山银山，结果把一片片绿水青山挖丢了，反让老百姓遭了许多罪。后来国家反思教训，总结经验，缕出科学发展加幸福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路，认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大道理，开始了大规模的愚公移山整治运动。这一带本来地势低洼，加上多年开挖所至沉陷，使处于京杭大运河流域的灾区，一下变成时来运转的幸运区。国家与徐州齐心协力，积极调动清清河水，把沉陷区清污连片。京杭大运河与泥沙滚滚的黄河日夜竞赛，终于生成碧波万顷的潘安湖湿地风景区。与过去说的人定胜天不同，这恰是人意顺天意的一次科学之战。胜利果实，就是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我说潘安湖美不胜收，成了地上天堂，绝不过为。但貌美就能冠名潘安吗？这一带湖区名为贾旺村。现在贾旺村一带，已是徐州市的贾旺行政区了。当年塌陷区一带受污泥浊水困扰的矿工和农民，都已住进潘安镇和香包客栈所在的国家一级模范村。村风、村貌、村文化、村经济都是全国一流水平，国家颁发的证书挂有一墙。但这并不是新生美湖冠以潘安之名的最重要理由，贾旺村曾有一处古老的潘家庵，即潘安留下的宅庵。公元291年，已由太傅主簿官职贬为平民的45岁潘安，因避祸得以游历徐州，尤其喜爱上潘氏宗族一支繁衍生息多年的水畔小屯，在此择地建了一处草庵久居，而被后人称为潘家庵。有年大旱，潘安留百余男女乡民，聚于濒临干涸的屯头湖边磕头祈龙王赐雨。其中还有十几位男女老者跪地歌哭：“哭声天来哭声地，龙王老爷快下雨。哭声地来哭声天，龙王老爷快可怜！”潘安恻隐之心顿生，劝告乡亲们别白费心机，还是想法打井抗旱。老人们哭诉只因没钱探水打井，无奈才求雨的。善良的潘安觉得，自己虽属避祸此地暂栖身，毕竟是同宗潘姓之人，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便拿出身边积蓄，又向在附近为官的文友借了些银两，打出三口名为“凝玉”“淡湖”“濯鸿”的义井，帮村民渡过旱灾，也为后人解除了吃水之忧。直到现在，当地还盛传许多关于潘安美德的故事。潘安避祸离去后，当地百姓为纪念他的善举功德，特将屯头湖及湖边村子都冠以潘安之名。那时此湖虽小如水泡，但湖名一直延续下来，以至千年后再生了一座偌大新湖。

离开潘安湖那夜，吃了三碗鲜湖鱼而不腻，喝了六杯潘安酒而没醉，加之当地几位见证潘安湖今昔的老者喝了比我更多的酒也没醉，使得同行少年记者也倍加高兴高采烈。乘酒兴，我们不均而同来到湖边。月下、水声、蛙声、微微琴声似的风，伴着茁壮芦苇轻轻摩擦出的飒飒声，我们似觉各自年龄都增减了20岁有余。于是，我最初对潘安湖那一丝遗憾彻底不翼而飞。眼前、脚下、心里、京杭大运河连通的潘安湖啊，正是，我的湖，我们的湖，天下的湖。

纪念

2017年12月27日早晨，一位老友在微信问我：田聪明的事是真的吗？此问一下子将我问到五里雾中：他能有什么事？刚拿起笔来，电话响了，是内蒙古一位朋友，问的还是田聪明，我问他指的是田聪明的什么事？他回答：听说他昨晚去世了……接着，原《中国作家》主编、作家艾克拜尔在朋友圈里发了正式消息，并附了田聪明的简历和他的泣血之作《妈妈的心》。

啊？……我再不愿相信他已猝然离世，也真真切切地成为现实了。两个多星期前我们还通过电话，他说他住在北京医院，我问他怎么不好？

他笑笑说：他们说或缺钾，缺钠。这算什么病？因为知识贫乏，我颇不以为然。医生也说不清。看来他跟我一样，因不懂而不以为然。我去看看你，还可趁此机会聊天。你别来，我白天在这里输输液，晚上回家。还是离不开你家的面条？他自西藏回来后一直胃下垂，最怕在外面吃饭。

这瞒不过你。我们笑着收了电话。万没想到，这轻松又少不了谄媚的电话，竟成了我们的隔世之音。

“文革”年代，我被发往内蒙期间我们相识，光阴荏苒，至今算来已经40多年，那时，他在巴彦淖尔盟写作组，我在巴彦淖尔报编副刊。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回到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他则一路上升直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和西藏自治区党委副秘书长。1990年秋，他在西藏任期届满，回到北京等待分配工作。一天上午，他不召自来，爬上五层楼，来到出版社给我的宿舍楼。对他不忘老友亲自爬楼来访我自是喜出望外，调侃说：没想到书记变田公，真下基层私访来了？

又拿我开心，他憨厚地笑笑：我是千里上高楼，上楼求救来了。我们开心大笑。原来，中组部已同他谈过话，让他去广电部主任管电影的副部长，他想听听我的意见。

他既礼贤下士，我也就直抒胸臆：我也以为管电影不错，虽属意识形态漩涡，情况复杂，专业性不强，但只要你能像对我一样礼贤下士，肯于求教，再多读些专业书，以你的聪明才智，不久就会成为专家领导。

他大笑：又拿我开心，给我介绍几本专业书吧，从今天开始就要学起。于是我俩就从我的书柜里找出两本书来，记得都是夏衍谈电影的著作。

时间已近中午，我的妻子早已去美国定居，我恍惚中提出找个附近餐馆吃饭，他却把我拉到他临时旅居的金台饭店用了顿自助餐。

聪明实在且雷厉风行，上任没几天就去了北影小西天的演员剧团宿舍调研，他离开不多时，当时的北影演员剧团团长毕鉴昌就来电话说：于洋、葛存杜都让我给你打电话，告诉你，你这哥们田聪明不错，一上任就来家访问苦了……

他上任分管电影的广电部副部长消息不脛而走。一天，一位广电系统的朋友电话问我能否与聪明聚聚？我不谙官场，那时什么会所之类的腐败也不似后来的猖獗，便不假思索地说：他刚上任，我约约看。第二天是星期四，我就打电话说了此一邀约，问星期六能否一聚？他笑说刚刚上任，不知周六有无安排，让我星期五再通话看看。我如约周五又一次与他通话，他抱歉说不巧，周六有一日本电影代表团需他接待，此事只好推后。身在其位，工作第一，我自然懂得，此后一段时间也就遗忘了此事。可那位提出动议的朋友并未忘记，大约一个多月后，他又催问，我和聪明又依前重复了一遍，结果，他周五告诉我又是周六有安排。那动议者有些失望，我也感到心中不快。转眼到了那年年末，当时健在的又一位老友、财政部副部长李延龄发起老友聚会，迎接新年（我们那时的聚会例来是约定俗成的轮流作东，自掏腰包），既是老友，又不讲身份、官阶、职业，在座者，有田聪明、梁衡、作家文人柳萌、王朝柱、徐刚、杜卫东和我，大家你言我语，谐谑调侃，不排座次，更不习惯称谓官衔。入座未久，聪明就笑望着我，调侃说：我最佩服的还是硕果。

我一个穷文人，有什么可让部长大人佩服？我正好借机撒气。他权当无意识，继续对等着听下文的众人说：那天我去他家拜访，走进他家过道差点被绊倒，低头一看，原来是半袋大米，口袋外面到处是尘土。你们说，这么一个大文人，老婆孩子已经去美国十来年，他还能一个人苦苦坚守，能不让人佩服！

朋友们一听，笑闹的，慨叹的，不由得人人举杯干了一口。我知道他是想借此消解两次未赴我邀请的不快，他越要抹平，我的气越上升：谢谢你不知是真是假的夸奖，但我只想提醒你，聪明，官越大，越要随和点！

我怎么不随和了？他笑望着我。你还随和？两次请你都有事。我一介穷文人，一无所有，只有一份自尊，谁要是伤了这份自尊，我什么都可以不要……那时虽已不是少年，还是那么气盛，今天想来，大抵是文人的自傲自矜再加胸襟不宽，我猛灌一杯，竟然高声起来，以致向以脾气大而闻名的王朝柱、柳萌都不断打圆场，聚会的后来还是情意融融至晚才归。走至门外，当聪明已坐入轿车后，还特意开车窗问我“有没有车？”我则拍拍我的自行车座答：你有你的奥迪，我有我的飞鸽！他笑骂了一声，坐车离去。

聪明比我小几岁，他虽身居高官，却从来拗老弟礼，逢年过节，总要电话一拜，而且每次都要我代向柳萌、王朝柱问好，转瞬又到春节，我倒想看看他是否记恨我对他的当众不恭？出我所料的是，到了大年初一，他又谈笑风生，来电拜年。我不能不自悔自己修养不高，感念他胸怀宽阔了，我甚至对朝柱多次感叹说：难怪他当部长，肚量着实不是我辈堪比呢！

翌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朝柱突然打来一个电话，我说你不是去泰国访问了吗，还想着给我越洋电话？他叹口气说，横遭不快，还得求助老兄。原来他的电影剧本《长征》本已约定开拍，但主持拍摄的某电影厂又不十分满意，于是擅自约请另一作家与导演共同修改了剧本，决定买断版权，不再署朝柱之名，一位厂领导并携版权费登朝柱家门请他签字，作家无不自尊，朝柱亦然，他一气之下，将那领导轰出家门。可那时，影视尚未如今天般被资本冲击得乱了阵脚，厂方的权力和导演中心制还在坚守阵地，朝柱颇为愤愤，问我能否求助聪明？我的确有些做难，说我刚跟人家发过火，转眼又来，会不会……他说你就打个电话吧。碍于朝柱的心情，我还是腆着脸打了电话，未料，聪明听了事情的原委后，回答十分慷慨：版权本归原作者所有，既然朝柱不同意，就该商量解决，这事你们不用管了，我来协调就是。果然没过多久，影片开拍，编剧由三人署名。

大约是1996年春，聪明调任新华社社长有年，一位内蒙老友约我一起去聪明办公室。未聊多久，那老友说，听说新华社在深圳有一块地要卖，正好他的一位朋友公司想买，问聪明能否给深圳分社打个电话知会一声？他听后笑笑说：生意方面的事我从来不管，你的朋友要买，投标就是。

那老友玩笑说：你这社长白当啊，打个电话还不行？聪明也玩笑：正因为不白当，我才不能打这个电话，我从来两袖清风，不沾经济上的边。

那老友拍着他的肩：就你是两袖清风的清官，我难道是贪官？我一没拿别人的钱，二没给你塞钱，不过是受朋友之托，求你打个电话……

你小点劲好吗？我的肩受不了你那那么重的手。他们嘻嘻哈哈地斗嘴，聪明还是不打这个电话。

多年来，田聪明不替朋友办事的名声扬传在外，其实此言不公，如朝柱那种受人不公又不合法的事他历来旗帜鲜明，从不吝惜用权用法；而对于或明或暗或巧立名目以权谋私的事，他不但不帮任何人，也从来不帮自己。退休后，曾有一所名牌大学开价年薪30万邀他出任新闻学院名誉院长，他对之想也不想，一口拒绝。难道他很有钱？有一年他正在国外访问，其妻打来越洋电话，说要他申报个人财产，问他家里到底有多少钱？他说不是全在你那里面吗？你一定要清清楚楚申报，连股票、基金全部算清，结果，其妻一并算清后，夫妻俩辛辛苦苦工作几十年，他也为官几十年，一共积攒了人民币60余万元。这就是从1980年到2008年，从副厅到正部整整38年的田聪明一家的全部积蓄！

他走了，真的是两袖清风地走了，我不由得含泪慨叹：尘埃不染是为清，节俭千古；礼贤下士是为贵，德馨永在。

这就算我对他的追念吧。又是年关佳节，我们又少了一位相互拜年相互祝愿的挚友。呜呼，聪明走好。

尘埃不染是为清

——痛悼老友田聪明

□李硕儒

外婆的秘密

□高丽君

夕阳洒出万道霞光，山头、旷野、高楼、小路全被贴上了一层金箔。外婆坐在阳台上，如沧桑的老树，全身被染上了一层淡淡光晕。

奶，你在想啥？我走过去，抱住她胳膊。

想秘密。

啥秘密？

她抬起头，现在和你们一样，也是个国家人了。

噢。咋回事？

你看这个。你妈给我的，说这个蓝纸片片可是个宝。国家给我们这些人都发了工资了，活一天国家就养活一天，死了还有棺材钱……

那不叫纸片片，那叫社保卡。有病了拿这个东西就能看病，不要钱。月月发放的养老金，都存在这里面，啥时候用取出来就是。过年过节还有慰问金。

我也是拿工资的人，和你们一模一样？你没骗我？

没有没有。你现在就精精神神、高高兴兴地活着。有了这个卡，啥都不要操心。

真没想到啊……这辈子还能有这一天。她叹口气，人活得太长，就成了后辈们的祸害。我天天愁，活到九十多了还不死，老天爷怕是我忘了。

你给咱好好活着，活到一百岁，国家还给咱寿星发奖状呢。

她满脸笑开了花，现在我不愁了，心里有底了。别看我这嘴里说死，其实越老越惜命。真没想到啊……有了这个，就踏实了。

打记事起，外婆就愁眉苦脸，眉头

摇了，没粮食吃，饿死了两个；接着，就是痘病，没医生也没药，最后都死了。也没人管？

谁管呀。那时是国民党的天下，可不像现在，国家啥都管。你外爷其实不姓徐姓牟，地摇后，家里剩他一个，到处乱跑，遇见一个人收留了他，就跟着这家人姓徐了。

再后来呢？

后来我和奶奶逃荒，遇见他们爷儿俩，两个黄米馍馍就把我给徐家做童养媳，这一过就是几十年。

问个悄悄话，外爷对你好吗？

她羞涩地笑，好。咋不好呢？一辈子就没红过脸。可没给他生个儿子，我心里一直是过个。他临走时，还拉着我的手说，女儿们都孝顺，但总归没个儿子。你老了咋办呢？我不放心啊。

现在他应该放心了。

是啊。我这辈子没白活，算是把福享了，也知足了。说实话，有时我想社会这么好，要多活几年，把世事再多看几年，把好吃的好穿的再享受上几年。有时就盼着到那边和他们团聚。唉，还是要国家富呢，大家富了，小家日子就好了。

见了外爷，你第一句话说啥？

她想了半天，狡黠地一笑，这是个秘密，不给你说。

我哈哈大笑。她低头笑，像个少女。

夜色渐浓，凉气弥漫开来，我扶她回屋。她紧紧攥着那张蓝色的卡片，蹒跚着爬上软乎的床。

打开电视，听着外婆孩子一样的笑声，我在嘀咕，外婆的秘密到底是个啥呢？

那时有啥讲的？吃不饱穿不暖，都是些穷光棍日子。社会不好，人命贱，不如草。天天打仗跑土匪的，国家哪还会管老百姓？

海原大地震时你几岁？

地震？噢，就是地摇嘛，我才七岁。

那晚全庄子的狗都使劲叫，树上雀儿扑棱棱飞东飞西的。家里准备给我娶媳妇，我奶奶半夜起来准备娶亲的东西，喊我做伴去粮仓里取五谷粮食。轰隆隆几声，地就摇了。

然后呢？我追问。

其他人没跑出来。一大家人家只剩下我和奶奶了。

你害怕吗？

咋不害怕啊。窑塌了，地陷了，人死了，天又冷，没人管，野狗到处吃人，舌头长长地，眼珠子都是红的。

外爷就是那次腿被压瘸的？

恩。他家人当时都跑出来了。可地